

| 遇见 |

## 老魏

◆朱宜尧

我傍晚遛弯,在公园的杨树林里看见有人在打羽毛球,凑过去看了会儿,一个男人问我会不会打,我说不太会,只在儿子学羽毛球时跟着打了几回。他没客气,把球拍递给我,我就这样上场了。

这个男人,就是老魏。

我和老魏熟识后,知道他今年63岁,白天在店里烙烧饼,晚上在公园打羽毛球。打球的人都亲切地叫他“小蜜蜂”。

起初我很疑惑,慢慢地,才知道为啥叫他“小蜜蜂”了。

老魏的家在离公园较远的小区。他每天骑车来,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黑包。我提了一下,差点闪了腰,这个黑包足足有几十斤重。包里有几个“铁疙瘩”:球网支架和底座,如果球场积了水,移到水泥场地,它们就能派上用场了。我跟着打了几个月羽毛球,只换过一次场地,可这个包,老魏天天背着来。

老魏有9支羽毛球拍,没一个“像样的”。线是粗一点的尼龙线绳,老魏自己穿的。看球拍的侧面,就能看出有些凌乱。还有一对拍是铁制的,重量可想而知。如果是训练,我倒喜欢,挥过之后,再用别的拍,那绝对是轻松加愉快。要是用它打球的话,胳膊就吃不消了。这些老魏的“手工拍”,都是他为了拉没带球拍的人上场,特意准备的。

我忽然佩服起老魏来。他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来打球,花心思准备球拍,勤勤恳恳背着“铁疙瘩”,难怪说他是“小蜜蜂”。

再后来才知道,原来连这个球场都是老魏建的。他自己动手清理了地面的石头,再用沙子一点点铺平。沙子是他用自行车一袋袋驮来的,洒了些水,脚踩上去,像踩在沙滩上。老魏还会修羽毛球,我们不要的球,他拿过来,把完好的羽毛取下来拼成一个好球。还有一个特殊的球,打了一年多,还完好无损。那是一个“乌鸡球”,用的黑色羽毛,打起来有些“贼”,也是老魏自己做的。球友们说,老魏啥都能修,是个能人,从球拍,到穿线,再到羽毛球,样样在行。

来打球的人不少,最大的78岁,最小的十几岁。公园离高中近,接孩子的家长多,没事就在旁边看,看着看着,也就上场了。先是用老魏的拍,打上瘾了,自己买拍,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,锻炼、接孩子两不误。我呢,儿子小时候学过羽毛球,他上中学后学习太紧张,球拍刀枪入库,再没用过,正好便宜我了。晚上7点半,我和爱人准时出现在球场,断断续续一直打到晚上9点。散场时,老魏一个人收网,有几次我帮他,他都抢着干,嘴上说:“你们常来就行!”这个老魏,弄得我们真不好意思。

我们能来,也是因为他热心肠、爱张罗。他安排球友上场下场,没人打了,他就替补。人够了,他站在一旁边看边解说。上前,后退,右边,左边,打后场,指点后还不忘鼓励,好球!好球!其实也不算什么好球,可老魏的鼓励还是让我们很受用,在场上像打了鸡血。

老魏这么勤快热情,图啥?我没问过。但我猜,我们在球场上奋勇争先的身影,对他,或许是一种褒奖吧。

时序转换,春辞夏启,二十四节气中的“小满”款款而来。它没有盛夏的热烈,没有秋收的圆满,却以“小得盈满”的独特姿态,藏于自然节律,将自然规律与人生哲理融在一起,沉淀着中国人最通透的处世智慧。

小满之名,源远流长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:“小满者,物至于此,小得盈满。”时至小满,万物疯长。北方冬小麦完成灌浆,籽粒渐趋饱满,却又未完全成熟;南方雨水渐丰,河湖渐涨,却又不泛滥成灾。此时草木葱茏,生机勃勃,大地呈现出将满未满、生生不息的景象。小满有三候,即“苦菜秀、靡草死、麦秋至”。意及苦菜长势好,宜食用;靡草恐热,自然枯死;冬麦渐熟,收获将至。这里的“秋”是指收割之意。作为农耕重要节气,小满是古人顺应天时、敬畏自然的智慧结晶,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期许。

纵观二十四节气,小暑大暑、小雪大雪、小寒大寒,两两相对,盈亏相应,唯独没有与小满对应的“大满”。这并非先人的粗心疏漏,而是先人洞悉天道后的取舍——留小满,弃大满。世界万物皆逃不开盈亏守恒的法则。水满则溢,极致充盈,便会倾覆失控;月满则亏,圆满至极,便会日渐残缺;人满则骄,故

| 感悟 |

## 闲话“小满”

◆杨宇宁



步自封,停滞不前;物壮则衰,日正则斜,事物鼎盛过后,必然走向衰败。古训有言:“满招损,谦受益。”

为求大满的极致强盛,自古都是祸端的开启。古人弃大满留小满,其深意怕也就在于此。

大满是极致顶点,是盛极必衰的开始;小满是适度丰盈,蓄力生长的过程,留有余地,存在希望。凡事留有空间,盈而不溢,恰到好处,方才契合天地之道。小满是四时的风景,更是人生的境界。苛求事事圆满,诸事称心,却常常在过度执念中心生烦恼,徒留遗憾。殊不知,世间本无万全圆满,留白与缺憾才是生活常态。俗话说:“车不得圆,人不得全”“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”,怕也是这个道理。

人生最好的状态,莫过于小满,贪大满极致,必遭祸端。“小得盈满”,于小得中知足,守一份谦卑,留几分从容,知进退,懂留白,守心性。心怀小满之韵,抛弃大满之欲,方可规避盈满则亏、盛极即衰的灾祸,才会收获长久的安稳与坦然。

| 随笔 |

## 夏天的门铃

◆彭程

暮春时节,又一次回到小镇,等候夏日的盛大登场。

因为海拔更高,这里的季节变化,虽比100公里外平原上的那座大都市要来得晚,却以一种雄浑的气势,弥补了物候迟滞之憾。4月下旬起,小区大路两旁上千棵海棠树繁花怒放,熠熠闪光,好像阳光照射着一大片积雪。驱车缓慢驶过,仿佛步入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现场。抵达住处时,又接续上另一种来自嗅觉的冲击。小区密植丁香,楼房单元门口两边各有一株,门卫一样拱卫着。正值盛花期,花朵团团簇簇,香味扑鼻,令我有醉酒般的晕眩。

归来的我,所见也是一系列的回归,那是属于大自然的千百种表

情。此刻从窗口望见的,就是其中至为宏阔的一种——冬日阴晦厚重的云层,已经被风之巨手爽利地揭掉,晴空澄澈湛蓝,几朵游弋的白云单薄洁净,轻盈犹如梦幻。

春天已经转身离去,此时绿意渐肥,而红色未瘦,大地上的花朵依然繁复酣畅。我的住处在一层,带一个不大的小院,但眼前风景已经让目光满足——弯曲的片石小径旁的那株棣棠,圆鼓鼓的金黄色重瓣花朵缀满了灌丛,配着卵圆形的叶子煞是好看。门口右边的一小片地面上,十几棵郁金香的红色花朵,像一盏盏高脚酒杯,向着天空齐刷刷地擎起。

这个时节,众多植物的生长,仿佛是一场静默的比赛,在无声中暗暗较劲。小院木篱笆外墙根处的一排鸢尾,长而窄的剑形叶片间挺出一枝紫色的箭头,那是待放的花苞。旁边是一片茵陈蒿幼苗,紧紧扒着地皮,纤瘦柔弱,但不可小看它,一两个月后,它就会长成一米多高的灰绿色丛林,茂密茁壮。去年夏天,一只流浪猫妈妈带着几只幼猫,每天来门口旁等待喂食,吃饱喝足后钻进草丛里嬉戏睡觉,让我感受了两个多月的童话氛围。

收拾停当后,走出房间,踏上小区步行环路,每天早晚各走一次,每次3000步,是过去住在这里时的日课。我重新走入了熟悉的空旷和

静谧。阳光明亮,暖风拂面。路两旁众多树木参差排列,隔不远就有一两棵丁香,花香一波波涌来,忽而浓郁忽而清淡,仿佛阳光与云影的交替。

不久前做过一次手术,脚步不如过去那样轻快,时常令我感到沮丧。但此时,这种感觉陡然减弱,被一种真切的欣快之感替代了。是万物竞发的蓬勃生机,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?是那一棵国槐被砍去的树杈上长出的新枝,告诉我关于创痛与新生的道理?我一任思绪信马由缰。

慢慢地走着,目光随意投放,收纳种种片断印象。走过一棵杏树,曾经开放细碎繁花的花托处,结出了手指肚大小的青杏。树根处是一圈碧绿的萱草,轻盈飘逸的叶片间,不久就会高举起一枝枝猩红的花朵。一排弧形的锦带花正含苞待放,胭脂红色的花朵将绽放好几个月……眼前的景色,不过是下一个植物葱茏季节的前奏,仿佛一场盛大音乐会的序曲。

我在一栋楼房拐角处停下脚步,这里有一棵虬曲盘结的紫藤,灰白色藤蔓上尚未长出叶子,但已经缀满硕大紧实的花苞。几天后,紧抱着的花瓣便会绽开紫色花朵,凑近时会闻到一股清幽的香味。紫藤花朵很像一串串小铃铛,记得有一次,凝视得久了,意识中发生通感作用,耳畔仿佛响起清脆悠扬的叮咚声。

如果愿意,可以将它想象成季节的门铃声。夏天之门已经开启,我迈过那一道界限并不分明的门槛,走进它的广阔庭院,走进它的浩大、蓊郁和恣肆。

